第四十六战 短棍

100米比赛是当天第一个项目，所以安容与连板凳都没坐热，便匆匆跑去报道了。为了能让言澈在观众席上一眼就看到他，还特意去买了两件花里胡哨的压缩衣，一件印有美国队长的大盾和标志，另一件则印的是钢铁侠。红红蓝蓝的，在一群宽松T恤中煞是打眼。

脱下校服外套后，言澈先是楞了一下，然后帮他别上了号码牌。虽然安容与的身材比不了专业健美选手，但比一般同龄男生要厚实的肌肉，让这件美国队长活了过来。胸是那个胸，腹肌上的分块也隐隐可见。因为料子紧绷，连带着后背和腰际线也一览无余，顺着篮球裤看下来，臀部更加紧翘。

一切就绪后，安容与没有选择绕一圈从大门进赛场，而是直接从观众席上翻了下去——自然是有意为之，观众台不算高，如此勉强在言澈面前耍了一把帅。而看见他如此风光进场的学妹们，简直激动地要把拍摄键那块屏幕戳烂。

因为在赶来的路上稍微热了热身，报道结束后，他简单拉伸了一下腿部肌肉，就跟着老师去起跑线了。

言澈的座位在终点线附近，第一排。虽然隔了100米，但他今天穿的卡其色卫衣在一片校服中非常显眼，安容与朝那个方向看了看，有点紧张。

以前几次运动会，从来不会这样。都是随意跑跑，随意拿个名次，随意领个奖就退场。而这次言澈全程观战，说不想出风头是假的，此时也没有把握能拿第一，只能拼尽全力争取一番。

确认好每位选手的状态后，裁判老师一声令下，8名男生在枪声的余音下全力冲刺。

美国队长起跑反应很快，如同离弦的箭一般朝着终点冲去。离着目的地越近，就越能看见那张渴望触摸到的脸。

比赛结束的太快，大家的兴头刚炒热，那个养眼的身体便已消失在田径场上，回到了人山人海的观众席。

安容与以小组第一出线，休息两小时后，还要参加200米比赛。

4月底的天气不算炎热，但长时间晒着也绝对不会太舒服。眼见言澈白皙的脸有些泛红，安容与担心地问道：“哥，晒不晒？”

言澈用带来的论文遮了遮阳光，答道：“还行。你呢？”

安容与举起校服遮在两人头顶，答道：“我还好。哥，你的脸晒红了，挡挡吧。”

言澈没有拒绝，任由他将宽大的校服外套顶在头上——出门前特意用香水喷了好几遍，就是算计好了这个不时之需。

女生们和观战的女性家长们都举着太阳伞，那伞下的阴影，此时就成了令男生们艳羡的宝地，只是大多数男生拉不下脸去蹭而已。

正在校服底下乘凉的两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此时的他们已经在上附的社交平台上红透了半边天——大家都在讨论，如此油盐不进的冰山男神是如何在一个没人认识的美少年面前笑得像个傻子的。

甚至已经有腐女跳出来指点迷津——早说了他是gay啊！要不怎么对女生理都不理的！不过他旁边这个男生是哪所高中的啊？长得也好好看啊！

如果吕逸晨还在校的话，应该能解答这个问题，可惜如今学校里的这些围观群众，是无从得知真相了。

安容与随意翻看了一下言澈的毕业论文，洋洋洒洒六十页，十三张图，虽然不懂其核心原理，但光看排版、格式、字体和内容安排，倒是十分赏心悦目。

翻到最后的致谢时，安容与高兴道：“哥，这段我肯定能看懂了。”于是开始细细扫过这一行一行的宋体字。他做梦也没想到，竟然能在最后一段看到自己的名字。

【在此，寥寥几笔无法表达我对安叔安姨的感激。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相助，这条尚在门口徘徊的学术道路不可能走到这样一个圆满的小终点。另外，还要感谢安容与在这两年半的学习与生活中为我带来的帮助。无论是相处中的喜悦，还是教学中的顿悟，都是此生无法复制的宝藏，我定将铭记一生。】

人的一生有多长？安容与不知道。他只知道言澈从未骗过他，既然对方说是一生，那一定就是一生。一分一秒都不会少，直至生命的尽头。

听见言澈叫自己名字时，他才缓缓转过头，虽然已经极力克制，但还是有一滴漏网之鱼，从眼眶里挣脱出来，将那张致谢打得皱皱巴巴。

“容与，你……你怎么了？”言澈眉头紧锁，眼里是疑惑，是心疼。

“哥，我……我没事。爸妈看见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安容与猛地用垂在一旁的校服袖子擦掉脸上的痕迹，强挤出一个笑容答道。

“吓我一跳，还以为你刚才跑步受伤了呢。”言澈恢复了笑容，手扬在半空，又收了回去。

“哥，你答辩完后的终订版能不能送我一本？”安容与问道，他想将这份致谢永久收藏。

“没问题，一定亲自送到府上。”言澈答道，那笑容就像炎炎夏日里的一牙冰镇西瓜，让人简直感觉得到了救赎。

所幸在刚来那一会儿进行了长时间的跟拍行为，女生们现在已经收敛了下来，不然若是泪眼惺忪的样子在学校传开了，后果不堪设想。

看着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虽然谈不上奥运会级别的精彩绝伦，但在青春洋溢的加持下，不仅唤醒了学生们的集体荣誉感，也点亮了已经离开校园之人心中的那团无名火焰。

当年那看起来永远也跑不完的操场，当年那永远听不尽的劝导，当年那永远写不完的习题册，都在六月的某一天，悄然从指缝中溜走，只留下一段酸涩苦甜的回忆。

为了跟上进度，安容与装模作样地带来了言澈整理的素材本，密密麻麻的几千条短语和固定搭配，换作以前的他，一定早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可眼下的他，竟是视若珍宝一般，看的津津有味。

言澈在一旁也会时不时提点一二，眼里满满都是欣慰。

两个小时过得很快，将校服重新在言澈头上披好后，安容与再次从观众席翻了下去，一边报到一边活动筋骨。

两小时前的爆发对体能的消耗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年轻的身体似乎永远都可以这样肆意挥霍。

终点还是那个终点，只是起点挪成了一道弯曲离散的线。选手们站定后，熟悉的枪声再次响起。

安容与起跑依旧很快，短短二十几秒，对于看台上的人来说，他就像一道蓝色流光一样，在红色的赛道上一闪而过。

登记完结果后，他再次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下午的决赛。难掩笑容地走到看台边缘，言澈见状也靠了过去。

“哥，走，吃饭去。”安容与抬头说道，眼里全是似水温柔。

“好嘞。门口见？”言澈指了指运动员进场的大门说道。

“哥，绕一大圈多费劲啊，跳下来呗？我接着你。”安容与又心生一计，人畜无害似的笑道，还伸开了双臂。

“安全第一。”言澈正色道，并将校服和书包扔进了对方怀里，接着转身就向出口走去。

安容与一脸遗憾地磨蹭了出去，等了两分钟，才看见发梢有些湿润的言澈走了过来。因为中场休息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安容与早就说好中午不回去吃饭，改和言澈一起去外面吃。

两人先去憩茶拾光买了两杯果茶，接着才走向小吃街，考虑到下午还有比赛，不宜多吃，所以言澈强压着安容与想要每样尝个鲜的冲动，给他买了一碗粥，一盘清炒时蔬，以及一大块烤鸡排。

吃得七八分饱后，言澈又去便利店买了两瓶略微结冰的能量饮料，以及两根能量棒和黑巧克力，这才跟着人流回到了田径场。

离100米决赛开始还有一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暴晒在午后阳光下的田径场，热浪将空气中的景象吹拂得飘忽不定。

两人照例盖着安容与那件大校服，尽管如此，头顶还是晒得有些发烫。过了大概半小时，两个小脸通红的女生扭扭捏捏地走了过来。

当时言澈正在说：“昨天王栩还问我要不要借她的太阳伞，我怎么就没答应呢？”所以当拿着伞的女生用蚊子叫一般的音量说“伞……安学长，你们……借伞吗？”时，他俩第一时间都没听见。

拽着拿伞女生手臂的女生咬咬牙拉着对方走到校服笼罩范围前面，稍稍加大音量说道：“学长……伞……给你们用。”

两人这才同时转过头，看着眼前这两个缩成一团的姑娘。经过几秒的静默，姑娘们似乎觉得要被拒绝了，眼睛都憋红了。

看了眼言澈脸上略微泛红的皮肤后，安容与语气冰凉道：“你们哪个班的？”

少女眼中燃起希望，似是难以置信，又似是苦尽甘来，拿着伞的那位姑娘抬起头，紧张地一时说不出话。

另一名姑娘赶紧答道：“我，我们是高一3班的，我叫陆麓。”语毕，还用力撞了一下呆滞的同伴。

反应过来的姑娘赶紧递上一把叠得十分漂亮精致的太阳伞，同时说道：“我叫张青蓉！”

安容与接过那把伞，依旧冷淡地说道：“谢谢。晚点还你。你们班坐在哪儿？”

姑娘们指向不远处的一个班级牌后，便手拉着手回班上了。刚走开五米远，两人激动地原地蹦跶了好几下。

言澈撤下头上的校服，不咸不淡地说道：“你可真受欢迎啊。今天光偷拍你的人都能组成一个团了，现在还有送伞的。”

安容与竟是从里面听出一点醋意，微笑着拆开了那把太阳伞，还没撑上，便开口解释道：“哥，别人的事我管不了。总之……我……我不喜欢她们。”说着便将伞举了起来。

看着这把粉红色蕾丝花边小洋伞，两人霎时间说不出一句话。因为伞面较小，所以两人之间的距离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近。

经过特殊网面的过滤，阳光带来的刺痛感荡然无存。感受到科技的魅力后，言澈笑道：“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十几分钟后，主席台开始召唤100米决赛选手，安容与依依不舍地离开言澈身边，又是一个帅气的跳跃，从看台上翻了下去。

往年比赛中，安容与的最好成绩是第三名，作为非特长生，这个名次算得上有脸面了。在报到处看了一眼其他七位选手，除了另一个高三的特长生外，其他都是不认识的低年级男生。

匆忙活动一下筋骨后，各位选手便不得不依次站在起跑线就位了。安容与再一次在赛道上感到紧张，他做好起跑姿势，抬起头向言澈的位置望去，看见那把扎眼的粉色公主伞后，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各就各位，预备——跑！”

枪响后，八名小小健将从笔直的白线上飞了出去，反应时间都没有太大差距。

视野两旁的景色似水流过，杂糅成一根根不够分明的线。短短十几秒，每个人便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安容与破了以往的记录，拿下亚军，仅次于那位特长生。前三名的学生们喘着粗气，跟随裁判员走向领奖台。随着广播站送出比赛结果的播报，观众席上一片沸腾。尤其是当安容与踏上亚军领奖台时，掌声更甚。

领完奖状后，安容与回到言澈身边，自豪地递上那张红彤彤的纸，表情乖巧。

言澈笑着夸了他几句，待他挤进太阳伞下坐好时，言澈将伞递了过去，接着便开始给他的小腿进行按摩。

裸|露的小腿突然感受到陌生的温热，安容与呆呆愣了几秒钟，才喃喃道：“哥……”

大概已经猜到对方会不好意思，言澈保持着温润的笑容，边按边说：“一会儿还要跑200米，帮你放松一下腿部肌肉。力道如何？”

看着自己腿上不算单薄的腿毛，安容与又羞又臊，涨红了脸答道：“哥，刚刚好。你……你手累不累？”

言澈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说道：“别乱动，小心肌肉拉伤。”

看着男人垂下的脸，怀春少年的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撑在身后的双臂，也只能勉强忍着不立刻环上眼前的人儿。

足足捏了半小时后，安容与偷摸着将校服外套铺在腿上，想要遮盖住突然暴起的欲|望。

最近真是憋得越来越难受了，安容与心想。虽然这次是自讨苦吃，但就算知道会如此，他也绝对会毫不犹豫再来一次。

缓了几分钟后，他长舒了一口气，可算是安全了。没过多久，便又赶去200米决赛场地，参赛人员变动不算大，那位特长生也在。

折腾了十几分钟后，比赛结束。安容与以零点五秒之差屈居第三，好歹也能上个领奖台。回到观众席后，问了问言澈是否打算继续看运动会，在得到一个“走，吃饭去”的回复后，安容与便披上校服外套，先走去高一3班还伞。

虽然两场比赛都出了不少汗，但速干的材质让汗臭味无处停留。穿过拥挤的高一观战区，安容与拿着那把叠的十分肿胀的遮阳伞走到三班举牌处，刚要开口，才发现自己完全不记得伞主人的名字。

眼瞅着自己老大个人凶巴巴地站在举牌人面前一言不发，情急之下，他只能尴尬地说道：“麻烦你帮我把伞还给……嗯……”

话没说完，就听见一个女声柔柔地说道：“学……学长。”

转头一看，正是那位拿着伞过来的姑娘。坐着的时候感觉不出来，站直身体后，才发现这位高一的女生个子小小的，模样也很可爱，脸上的两朵绯红更让她显得有些青涩。

安容与依旧板着个脸将伞递给了她，留下一句淡淡的“谢谢”后，便转身离去，留下一堆互相拉着手悸动的女生。

出门前，安母特意在书包里放了一件干净T恤，好让儿子能在出汗后换上干燥的衣服，不至于太难受。原本觉得衣服已经全干了不需要换的安容与，在考虑到身上可能有汗臭味后，拉着言澈进了男厕所，在他面前换起了衣服。